涉史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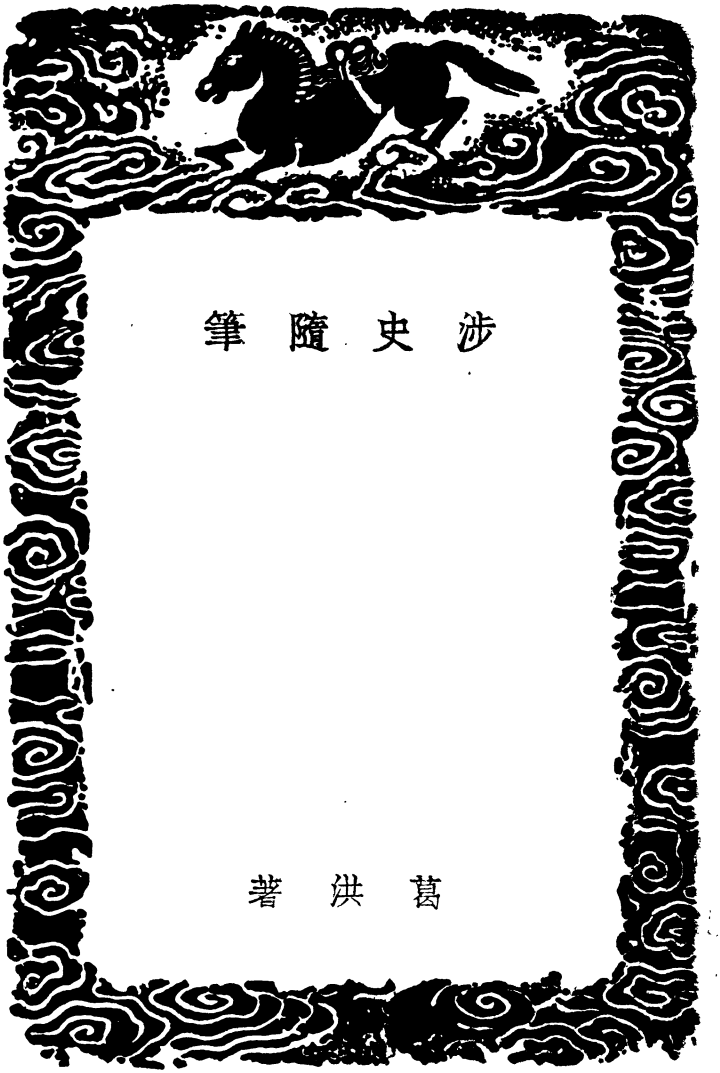
通史史它石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涉史隨筆

葛洪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及得月簃叢書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齋本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附得月本王純跋於後

#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徵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己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匄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盡己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洪謹序。

#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喬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畝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元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諂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願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 涉史隨筆

宋 葛洪著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國相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諭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轉移之功如此哉。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爲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既衰。諫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爲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麝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麝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亦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爲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眞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鄧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酈侯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願上所不能致

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固請。來以爲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爲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爲退遜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爲人所略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爲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譏帝也。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爲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爲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爲相者。無非高帝之舊臣。其人望之重。皆識權柄之所歸。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爲相。而通不敢輒啓讒慝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宏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宏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爲帝私人。而以外朝之臣自處。丞相之職自是分。而權亦輕矣。宏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本朝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超遷齊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答顏淵爲邦之問。亦終戒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下之化上。甚於影響之應形聲。其爲害可勝道哉。古之君子。所以於侍御僕從之臣。不使一憸人間廁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元有帝邱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強對爲能之語。眞足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之國哉。

##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

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陜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卽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耳。孰謂滅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能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此衆不可蓋所以發齊人王先生之歎也。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也。片善可取。不間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幷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鄉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親聖人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逡巡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

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嘗攷之於書。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悉矣。而立政之作。其於爲治體統。尤爲諄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議政而在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之所使共役而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蓋甚遼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所使而親近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如此。周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者。將誰責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吉之論。可謂眞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他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庠遂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閱習而後能。徵而至於中林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養。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道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爲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爲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雖然。歆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爲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顏含有言曰。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

人以情却之。政復何害。何至咈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爲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敢顧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違。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薦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望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蠭左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憚。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詎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荊門。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

然人情所在。爲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息哉。辛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創停年格

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取士之塗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陛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

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爲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爲斷也。何則。人物實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王之命伯冏者是也。夫所閱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察言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尙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僞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尙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于之耶。又況進敍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之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尙或可行也。

隋文帝褒擢守令

隋主如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繖。以厲天下之吏。又有相州刺史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況人之常情。雖不能不竦動於一時之暫。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罪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繆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人。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汚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爲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屑屑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嗢噬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宥是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宮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

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元齡等何爲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疏耶魏徵之辯眞足以救太宗之失伸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閤之制其來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與諂諛險躁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抵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致太平矣諂諛險躁之人進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

邪諂事其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諂躁之人。則亂。爲政大體。無出此塗。九齡之賢。能爲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咎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璟無翕受敷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爲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屬國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爲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爲人也。於不己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爲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己若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己若。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相天下者。惟宅心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幾於此乎。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唐元宗以韓休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

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常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昔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恭王之筦蘇。卽元宗之韓休也。恭王之申侯。卽元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考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爲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詘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尙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經爲精通。考

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既得所付則庶官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之君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爲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竢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間有札瘥荒歉有司不過聞于上舉而行之耳後世此政不舉遇時艱歉小民翦焉傾覆無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動等死之念相聚而爲盜賊咎當誰任耶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政懲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爲人上者可無念哉

韋澳願周墀無權

周墀爲相謂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爲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衆以爲可用而用之。衆以爲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憒憒者何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洪範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于未亂。保其邦于未危。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彼覘喜怒。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如仇士良之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得其眞。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於太寧

之域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脈理皆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而已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參知政事守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少師葛洪蟠室老人涉史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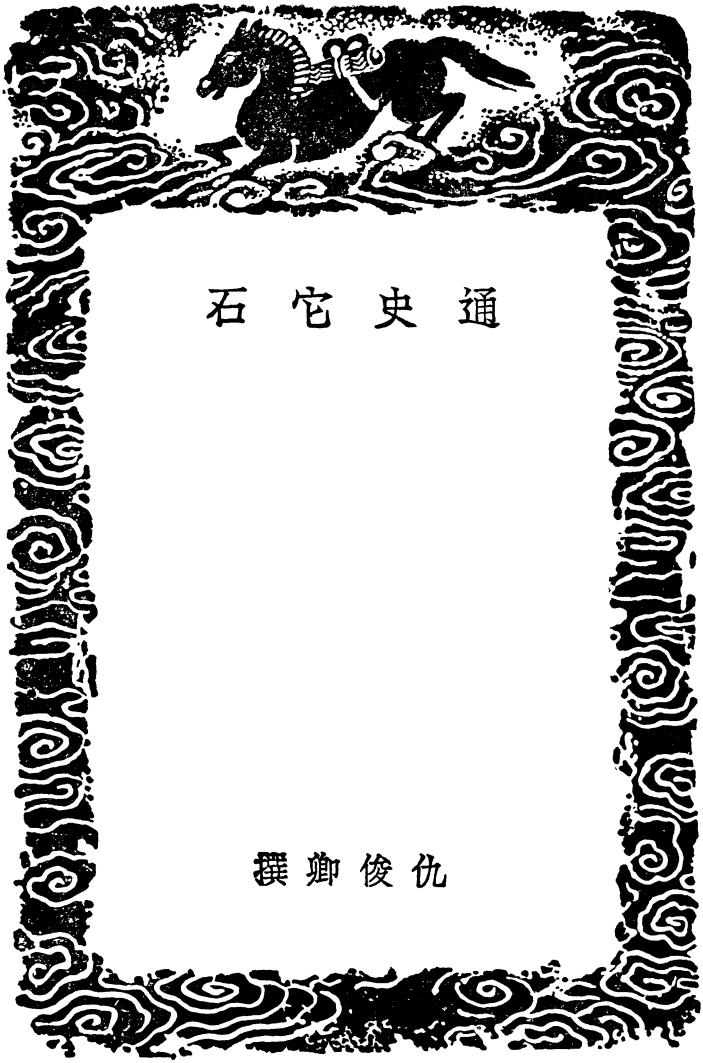
# 附錄

宋史傳略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衞涇牓進士第。嘉定間。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謚端簡。杜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彙爲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感慨。寓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偕濟南王少參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句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迺掩卷嘆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雕琢以爲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爲華。忠誠吐露。不欺不飾。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掇青拾黃。鬬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閒。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于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爲然。因付高安尹謝樞刻之。併紀其槩。且以爲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 涉史隨筆跋

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參知政事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要且大者。彙爲二十六篇。且援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發。或救其所未竟。或增感慨。寓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承乏江右。宏治甲子春。偕濟南王少參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迺掩卷歎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雕琢以爲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爲華。忠誠吐露。不欺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掇青拾黃。鬬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於天下共也。朝言以予言爲然。因付高安尹謝樞刻之。併紀其槩。且以爲讀史者告云。宏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 石佗史通

仇俊卿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通史它石

# 通史它石卷上

明　舜徵仇俊卿撰

古史祕錄有帝系譜及皇圖要覽諸帙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循蜚紀困提紀禪通紀流沱紀此皆劉恕羅泌所及言也鄭玄方回輩洵尙之此十紀在盤古之前雖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不之及若大庭栗陸尊盧赫胥混沌葛天不越博采異傳魏了翁疑焉三皇淳龐似難追數五帝而下著代當明於是取易繇月令補少昊本紀

少昊青陽氏黃帝第五子名摯方嫘氏所生母感大星流于華渚而娠大戴禮云黃帝之子少昊生于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麟麟葱葱焉內典謂眞人降生輪關轉動降居江水邑于窮桑卽曲阜因所都號窮桑氏胙土于青曰青陽氏繼黃帝五行之氣以金德王天下曰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曰少昊氏卽位之元年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詳郯子其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蓋與咸池雲門繼響也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本並以少皞居五帝之列春秋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少皞氏其何如墨對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永雉鶡鳩爽鳩鴡鳲鶻五鳩鳲鳩氏司馬也鶻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鴡鳩氏司徒也鳲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鳲鳩氏司馬也鶻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鴡鳩氏司徒也鳲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也九扈爲九農正趨民事也九扈爲九農正趨民事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也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少皞氏其何如墨對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永雉鶡鳩爽鳩鴡鳲鶻五鳩鳲鳩氏司馬也鶻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鴡鳩氏司徒也鳲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也九扈爲九農正趨民事也九扈爲九農正趨民事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也

皞。其神蓐收。少皞諸子亦列五行之官。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正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修曰該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列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禮記月令祭義。少皞父子。相沿不廢。少皞之臣。亦有可舉者。昔齊景公田獵而歸。晏子侍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爲少皞之司寇。治居于此。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已而晉平公有疾。夢實沈、台駘爲祟。叔向不知。問于子產。對曰。昔金天氏有裔子。云云。能世守其官。帝顓頊嘉之。封於汾川。由是觀之。此汾神也。少皞君臣子姓。歷繫在籍。太史公不爲少昊作紀。班氏漢書。荀悅漢紀。均爲疎也。且不追前古。即以秦漢語之。周幽王爲犬戎所敗。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居西垂。自以爲少皞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作鄜畤。後十七年。秦德公立。卜居雍。世祀少皞。其牲用騂駒牛羊各一。色尚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蓋以雍爲西方。取鷺之潔白者。以況王賓。而金天氏之流風遠矣。不特是耳。漢時圜丘郊祀。明堂配享。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五天帝也。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也。更以識緯加北極爲耀靈魄。名六天。而五人帝之配享者不改于初。曹植贊少皞曰。青陽之裔。陳澔註禮記曰。金天之神。秦

漢封禪。金符玉册。照耀當世。史官顧佚之耶。意者焚書之厄、古典散亡。靡由綜述。俟于人文昭代以續之耳。

聖王開天。順時作曆。垂統以詔治道。遡諸三代之王。迭建曆法。然弗諧建寅得氣序之正者。五帝相傳之祕典也。尚書贊舜攝位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比卽位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迨舜禪禹。虞史仍著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夫上日元日朔旦。並言正月初一也。文祖神宗之廟。不求其同。舜禹造廟。各陳禪讓卽位之事。其日必于正月之朔。斗柄建寅。以此月三陽之升。泰道也。三代迭興。曆統雖殊。未嘗改月。商革夏正。嘗建丑矣。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祇見厥祖。羣后總已。聽於冢宰。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按商曰祀。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三祀者。太甲終喪之三年。俱稱十有二月。商不改于夏之正月也。雖周亦然。豳風之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周禮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儀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次序如故。周雖建子。亦未嘗改月也。惟春秋諸傳。間出異說。魯隱公元年春正月。杜預注。隱公之始年。周建子之十一月初一日也。用周正朔者。若謂東遷之後。王室雖卑。而政令猶行於天下也。桓公卽位書春王正月。胡康侯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弑君兄之罪。斯得筆削之心法也。公穀顧云。周時之正月。夏之冬月也。如月令既改。時皆反易。百工何以撫辰趨事乎。且經傳中自相牴牾者。不暇屢數。姑舉一端議之。桓公五年。經書秋大雩。左傳云。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夫啓蟄

者。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取陽氣之方升也。龍見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以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者。建酉之月。陰氣凜殺。百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者。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可成薦者衆。故烝祭宗廟。是皆順時致祀。先時則書徼且妄也。後時則書慢與瀆也。卽據此傳。可復謂春秋用周正耶。或者謂孔子因麟經書之。記其非也。似爲近之。想當時列國有三正迭用。莫之適從者。故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啓以行夏之時。示曆元也。以此詔世。秦猶不經。建亥爲正。以十月爲歲首。不諗于天地人之統。何所取也。秦雖改建。亦不改月。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曰嘉平。由是知秦人雖謬戾。亦未嘗以季冬爲春正月也。漢高草昧而興。因仍秦敝。未及追尋先王禮典。七年長樂宮成。叔孫通禮儀初定。乃書十月諸侯朝于長樂宮。乃事適偶然。非預定爲朝期也。至武帝嚮用文儒。始改年太初。行太初曆。仍從夏正。盡革昔人之謬。可以建諸唐虞而合其心法。參諸律呂而探其曆元。迄今遵行。萬世無弊。不必棫樸生階。而先王之迎日推策以前民用者昭如也。

神禹玄圭告成。制九州之貢。徐州曰厥土五色。孔安國以爲建大社。錫土封之用。觀啓之誓師于甘。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夏立社矣。湯祀在亳都曰亳社。武王革商。號勝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受天地風露之氣。以示戒。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以其野之所宜木。郊特牲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棗。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僞尚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魯論。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植于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于社之說。以爲使民戰栗。啓時君殺伐之心。謬之甚也。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于社稷者如此。宰我蓋誤于行師獻凱之說。而妄爲此對也。前有櫟社。後有枌榆社。莫非土宜之法。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爲受封之社。其一爲民祈報之社也。祭法又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大夫以下。謂至庶民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鄭玄所釋是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以之割封王國。苴以白茅。冒以黃土。白茅取其潔。黃者。取其王封者。以服四方也。漢武分封三王。策命有取于此。左傳。書社千家。齊侯致千社于魯。齊人與衞地書社五百。杜預所謂二十五家爲一社。積算所及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昔洛邑既成。社于新邑。用牛一、羊一、豕一。意者天子之社地。合天下之后土以祭。故用太牢。諸侯之社。祭不越望。乃一方之后土。故禮用少牢。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郊特牲云。社祭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王制曰。祭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凡祭社必及稷。社稷、土穀之神。有功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革夏命。置社稷。謂句龍有平水土之功。仍配享于社。后稷有播種之功。乃遷柱而以后棄配于稷。詩之載芟春祈穀也。良耜秋報成也。祭社稷用戊日。戊、土屬也。有師旅則太祝宣于社。奉社主于車。春秋傳所謂

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泣衈于社武王觀兵孟津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師尙父牽牲尹佚筴祝告天皇上帝此就于殷社告天也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不講矣

按秦本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柏翳之後在西戎保西陲其後造父爲周穆王御封趙城爲趙氏非子居大丘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爲附庸尙微也宣王元年命秦仲爲大夫征西戎於是有無衣之詩幽王十一年秦襄公力戰逐犬戎黜伯服方命爲諸侯猶未肆也顯王致伯於孝公始僭稱公孝公太子立爲惠文君後爲西帝時齊閔王亦僭稱東帝尋懼而皆去之在莊襄之日遷西周君於憚狐聚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祀未絕是莊襄以前周君猶存秦雖日強陵夷二周然則侯職也臣也有君在則禮然始皇幷天下追尊莊襄爲大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莊襄以上詎當入本紀擬若商周先世與禊契之積德者同稱乎秦史莊襄以前必當爲世家莊襄嗣姓始皇而下姑可廁諸本紀

史綱於周威烈王二十八年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夫初之云者見其壞周王封建之法自此始也目之爲晉大夫是未可軼於晉而參之爲世家以與晉並也先是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識其微矣自韓魏請趙盾復歸絳盟於公宮三家之黨已樹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厲公更立悼公晉大夫由此稍強晉頃公時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考王四年晉哀侯朝於韓趙

魏爲毀冠裂冕。上下名分倒置之極。而探其原。乃在晉文公霸盟疆盛之日。經書天王狩于河陽。何也。使文公不敢以諸侯召襄王。則三家何敢以大夫分晉室。遡其原。盈難履也。作法不可不愼也。在襄王已不能違河陽之召。威烈時寧能制三家之侯服也。

人知田單所以復齊亡城者。火牛之設也。然不諗單之縱間。使燕人劓鼻發塚。以激怒齊人者自奮猛也。況兼以神道警啓之。此兵家祕法。使人莫測其端者也。是法也。不特田單假以致勝。前乎此。卜偃託柩聲以獲秦帥于殽函。後乎此。李矩禱東里以掩劉暢于故壘。皆此術也。在當時陳勝吳廣。亦以此而神其祕。可偶作而不可爲常者。若火牛畫龍文。又效春秋時蒙馬以虎皮而出奇者也。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將三將襲鄭。晉師禦于殽而敗之。註云。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南北朝。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兒胡臭羶。何得過庭。使巫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千級。暢僅以身免。

王蠋齊畫邑士也。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湣王出走。爲淖齒所殺。齊之國破君亡。無復可冀矣。蠋卒無攜志焉。初燕師圍畫。令距三十里。不入蠋之境。欲以禮致之也。蠋不爲動。既而燕以兵脅之。而蠋不懾。隨又以爵祿餌之。而蠋不屑。勢莫能已。遂縊而奮躍以死。夫人固有國未亡而洩謀于敵。更有敵人不誘不脅而甘心以趨事者。況肯亢節以拒彼乎。蠋一死而君臣義分大明于時。內有以壯亡國之氣。外有以沮敵帥之謀。入戰國挺然一烈士也。豈若匹夫匹婦之小諒。而人莫之知者耶。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

也。史氏當爲特傳。司馬遷乃以王蠋附于田單傳末。單復齊之功雖偉。才將皆可能也。未若蠋存齊之心而節之獨抗。非烈士弗可與也。　國初徐一夔爲王蠋碑文。亦爲此未慊。故表之。

本紀者何。正統之謂也。必神靈之胄。或草昧而興者。然後可語也。是故握符登極。以臨御天下者。不可屢數。上焉揖讓。次焉桓撥。下焉推戴。外此而干紀者不與也。自戰國而降。秦二世之日。羣雄並奮於草澤。子嬰出降軹道旁。此時之紀。當屬誰乎。秦二世二年六月。陳涉倡義起於蘄。八月。沛公項梁相繼爲天下除暴秦。九月。項梁沛公如薛。比時諸將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王。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輔之。以項羽爲淮安侯。沛公爲碭郡長。武安侯呂臣爲司徒。夫立爲楚王。乃懷王孫心。見人心之追戴於懷王者。有在也。秦滅六國。楚尤爲無罪。誘懷王入武關而不返。楚人思之。越世不忘。故立其孫心。楚之有君。係天下之望。俾十九王皆有所稟也。懷王初立於盱眙。項梁一戰而勝章邯。遂謂秦兵不足虜。不爲設備。九月。章邯襲殺項梁。楚衆皆懦恐不知死所矣。懷王乃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進取彭城。楚軍聲遂張。章邯猶輕楚圍趙。懷王拔用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且遣沛公西入關。其知人善任用。可與有爲者。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出降。約法三章。大得民心。爲漢元年十一月。項羽入咸陽。燒秦宮闕。坑降卒。虜子女。玉帛入心怨憎矣。羽乃還報懷王。自以據勢擁兵。必將唯唯而王之也。懷王能不畏強悍。執守前言。應之曰。如約。先是楚王命將之時。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獨先入關。項羽憾懷王初不從羽入關之請。而遣之救趙。今又執以如約之應。而拂其擅勢之要。遂自稱爲西楚霸王。且言懷王吾家所立。安得主天下約。

云云。遂徙懷王於長沙之郴陽。尊爲義帝。實置之僻遠。易以行其謀也。二年。羽命九江王黥布及臨江、衡山三人。同受羽謀。四年。布遣人弒之江中。觀懷王之分布諸將。救趙滅秦。是亦英主可與有爲者。但天方廢楚。不能違世運耳。待其自斃以終天年可也。以臣弒君。天神殛所速也。楚相昭子亦曰。弒義帝非所以爲名也。遷史顧不以霸統臣之。而以羽爲本紀。是獎借弒逆之賊。主持亂世。但知有強弱。論成敗。不計上下名分。天道王法。何如而可也。班史降羽與陳勝同傳。頗爲得正。

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順之子。仕陳涉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著論凡二十一篇。其論孔子。具載家語及世家。子上子高之言。間見戴禮。有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誰識之。乃作楚聘歌。歌曰。大德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又哀公使以幣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崷崪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顧彼泰山。鬱崔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思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滂沲。其載邸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衞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衞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渠又云。子思作中庸之故。更有感慨。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誓效堯舜之言耳。殊不類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是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註成義。古人所以爲曲雜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王囚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尼于陳蔡。作春秋。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曰。大非所病。病不大也。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記問篇載孔子與子思問答頗詳。朱子語錄。其對漢卿者。有在獨治篇稱孔鮒一名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緣第七卷。漢太常孔臧以所撰書賦。及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附于篇。謂之連叢。其書至東漢時始出。故不見稱于董賈。漢史不爲作傳。嘉祐中。朱咸爲之注。困學紀聞曰。大戴禮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力也。邯鄲書目亦有之。但孔鮒仕陳。日淺。退居草昧。其名不振。噫嘻。司馬遷之作。宣帝時。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始宣布焉。韓愈文章。初亦不傳。後其婿李漢傳之。士之遇世鮮可能也。爰感而撰孔叢子傳。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乘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謂德兼三王五帝。故得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呂東萊大事記。引致堂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于皇。王貶于帝也。

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曰。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于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于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紀信。蜀西充人。從沛公爲將軍。方漢戰敗于彭城。還守滎陽。與楚相距。有敖倉在焉。鄜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有藏粟甚多。在滎陽成皐。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于此。通典曰。鉅橋盈而殷喪。敖倉溢而秦亡。呂東萊大事記亦有取也。比時□□□□敖倉粟盡。漢軍乏食。漢王困於重圍之中。求割滎陽以西爲漢。楚猶不聽。楚視漢。几上瀝耳。漢三軍自譟曰。釜魚也。將軍。紀信義憤發于丹衷。遠筭濟夫大憃。謂臨難怯敵。非勇也。君危自全。非義也。勢窘寡籌。非智也。乃聲爲投降以怠敵之氣。倅開間道。脫主于陀。戴黃屋。駕王車。夜令女子二千餘人。披甲出東門。詭稱漢王降楚。楚軍悉赴東門。讙呼觀降王。而漢之眞主。已挾數騎潰圍而西逸矣。楚恃四十萬之衆。困漢于重圍。若謂飛鳥不能度。狡兔不能穴。孰料紀生權譎。顧令楚衆改易聽聞。變亂計量。初欲快心于受降之地。頓訝挫氣于假王車旗者乎。紀生以容赴敵。視死如歸。非若程勇冒險。力屈就擒。不可登于明堂者儗也。聞之董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後趙氏定。祀于廟。宜也。漢獨不之然焉。或曰。兵法尚首功。誑不可以爲功也。盡不聞孫子曰。兵詭道也。若紀生者。在敵爲誑。在漢則忠。弦高解揚其儔也。且用間有五。死間爲難。紀生以死間敵。當配廟庭。秩之

元祀可也。再越歲爲漢之六年。大卦功臣。顧不得與十八侯位次之列。殊可慨也。或又曰。解滎陽之圍者。陳平用金間楚君臣也。曰是徒見其跡之微而未窺其機括之大者也。平之所能間者。使項羽疑亞父。亞父發憤以骸骨告歸。乃計之所能致也。若紀生自蹈鼎鑊而甘心焉。以徼漢王將來之業。非他人所能贊決者也。前乎此見之者。惟逢丑父乎。昔鞏之役。晉追齊急。逢丑父見勢之不免也。乃與王易位。令王下車取飲華泉。以脫其難。而身代王俘。策之奇。胆之壯。歷春秋及楚漢。並爲丈夫不朽也。昔者先軫死于敵。晉文公以三命命其子先且居爲卿。食報厚也。且紀信與周苛二丈夫。均爲滎陽之故。一死于重圍未解之前。一死于孤城既破之後。猶程嬰公孫杵臼死有先後。忠節同科。厥後周苛之子成。封爲高景侯。遷史附周苛于從兄周昌傳首。雖無專傳。猶得互見其名。至班氏漢書。雖周苛姓名亦不表見于周昌傳題。則略之甚也。愚謂紀信周苛當視程嬰公孫氏同傳可也。況酈食其爲齊所烹。其子疥封爲高梁侯。追論死漢之故。紀之當封無疑也。卽項伯等四人皆封爲列侯。賜姓劉氏。雖爲項伯于鴻門宴時。洩謀以翼其生。未若紀信捨身以代其死。功尤烈也。至唐盧藏用始爲碑文。詞旨悲壯。宋時錫封忠祐侯。誥詞云。以忠狥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糜捐不避。侯有力焉。迄今順慶府有開漢樓基在西充縣高陽里扶龍村。可見百世人心義槩難泯。

古史闕疑。凡人物之姓名。有不能全具者。皆致愼法也。如左傳于史墨史伯遺其姓。甘公石公逸其名。類不能殫。卽于其中有不得其名而槩之以公者。尊詞也。與直書某氏者有差也。漢仍秦法。以郡縣天下代

封建則當時郡守視古諸侯爵秩匪輕況郡守稱循良之最如吳公者乎漢史失傳於是補吳公傳

吳公汝南上蔡人仕至洛陽郡守治行爲天下第一孝文皇亦聞之而召問焉徵爲廷尉是嘗簡在帝心者史猶失其名更不述其治行之績何如何如祇書爲天下第一之片語附見於賈誼傳中似略也噫此史家相沿之體凡人之美惡有不能盡著者每于別傳互見之人臣之職莫大于以人事君故曰大臣以得士爲功吳公爲郡守能薦郡內之賈生謂其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倚重吳公卽召賈生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柄用不偶矣賈生不能俟時協議英銳之氣頓欲改服色易正朔新制度定禮樂莫非吳公政事之緒餘賈生習其行于洛陽郡中悉孚于效乃輒持此以竦聽于文帝欲以孚于一郡者移易天下不諒絳灌等以爲少年晚進頓欲軼羣新人耳目蔑視老成寧無害心披擊所必至雖吳公亦將杌棁之也況當文帝時漢高寬大之度蕭曹畫一之規未泯兼以竇太后尙玄嘿民風所漸內外百僚莫不簡易爲心故漢刑法云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舊功臣議論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故吳公之政優悠馴擾辟諸日月之恆江河之浸形跡不嘗暴著思慕常在人心非若驩虞者可指而言始近於葛天無懷之世此吳公循良之名可得而稱循良之跡不可得而悉數也因此有徵于宋史之于張益公者焉咸和六年復以張詠爲知益州眞宗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州徙知益州宋史止標張公治政優異一語再不詳治政之故與漢史書吳公止云治行第一此見史法

之簡而明者類也。或又曰。遷史于前漢。不惟失吳公猶有劉寬之長者。班固于後漢。更遺杜詩廉范。其循良有如此者。可勝之邪。弗詮當時去取有愛憎。抑綜覈之未精也。更按遷史盡於武帝之世。取汲黯鄭當時二人。宜以吳公冠于汲鄭之上。否則以吳公德望隆重。當與申公穆公同所尊禮。不可與羣吏相伍耶。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乃奏夷則。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時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云云。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至孝武時。乃立樂府。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云云。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原、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季姜、女亶甫之妃、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王、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于當世。道譽垂于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章故。）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云云。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非鄭衞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使創定雅樂。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明帝太和初。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樂本漢時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于劉石。遭離喪亂。舊典不存。梁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人神。通天地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以至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代先之以忿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慢爲環瑋。會同享覲。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穀。侈其衣跣。金鏤玉砥。其器在上頒賜寵羣臣。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夸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奏樂頗有增益。及後主嗣位。沈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及於輕蕩。男女倡和。其音甚哀。隋開皇時平陳。獲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修皇后房中之樂。文帝潛龍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節取之爲房內典。命婦人幷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人范目。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及定三秦。

封且爲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武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善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右。皆制其辭。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夫樂之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聆音。容觀于目。可以知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綴兆俯仰以昭其度。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足之歡至而自運。此舞之所由起也。樂以象成。故有虞之舞。干羽兩階。武王之舞。總干山立。聖王之文德武功。氣象可想見矣。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較之舞箾韶者。有不間乎。若巴渝蠻詎。可以諧登歌者乎。雖然。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登祀讌享。則歌而歌。東夷之樂曰侏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先王之升歌。兼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所及也。猶然以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岳獻其長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漢用巴渝舞于讌享。恐王制不如是也。後世有用乞寒樂者。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以乞寒濫觸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光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伐。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漢初。房中之樂。近于褻。巴渝之舞。雜于夷。當時與王名佐。何無一言及之。想

相勇狎習。與之相便。故不暇究樂舞之尙正否也。周樂不特以春官掌教國子小舞。又有地官掌教兵舞。凡祭祀讌享。帥而舞之。皆選德也。諳是則張衡舞賦。可以歷七聲而縱躡。曹植舞序。不必歎中廢于新歌。前代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詩人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也。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云。巴渝鼓員三十六人。蕭相國一言上林空地。請民入田。高祖遂械繫之。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怒曰。君遂取武庫。是後乃退。云云。可見與王之君。怒可已亂。守成之主。未免以牽恩廢法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高祖有焉。古之帝王。世治壽考。爲三皇以上。壽敝天地。蓋天眞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降而中古。堯舜壽考。殷之三宗。皆精神致理。非導引長生者也。且天地日月。時至皆盡。況人生其間。亦一物耶。凡物之生。莫不有數。惟其有數。雖天地莫能違也。固山崩川塞。沙漠之外。滄海遺跡。太行麻姑。蠃蟲附殼。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者也。土石自天。星隕如雨。地裂山移。則天地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是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盈虧。而況於人乎。奈何封君世辟。不知於此。蔽于方士之言。以祈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紀。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病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吊之。三號而出。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黃帝初無蒼龍上昇之事。老子初無青牛高蹈之跡。王子晉初無綵鳳空霧之言。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惑世云爾。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倥侗千載。彭祖七百。

丁令威華表亦必死而已矣。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于敗亂而終不悟。豈不哀哉。

明妃、王嬙也。嬙字昭君。齊國王穰女。獻之元帝。以備後宮。帝後宮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唐文粹載程晏設爲毛延壽自解語云。帝見王嬙女。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還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閻夭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于魯而圍孔子。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惠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 通史它石卷中

漢室中衰之際。更始既卽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而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然耶。當時鮑永、馮衍。始堅守幷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咸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爲之言者。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迎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鎭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光武與玄德而忍爲此耶。

鮑永嘗事更始。後經更始墓。必拜哭盡哀。是更始威望雖不能成之爲君。其能得人心。亦有可取也。

六朝時。蕭衍之兄蕭懿。爲齊東昏侯所害。衍遂起兵襄陽。遭時昏亂。逐遷齊鼎。予意光武之中道而貳於更始者。得非以其伯兄之不得其死。枕上淚痕之飲恨難解故耶。

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恩。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

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此猶陳餘不救張耳云云。然王霸待賊兵之疲。夾擊致勝。陳餘於秦兵終不敢犯其鋒。幸得楚兵以解張耳之危。亟故以怨終。

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此敵飢持久以弊之。乃坐勝之法也。

武德初。唐太宗征劉武周。與宋金剛者。待其糧盡計窮。賊餒而自遁。若曹操之征張繡。不用荀攸之謀。遂致劉表來救。而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致是。曹公違之而敗也。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語。當草昧之初。上下之分未定。丈夫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爲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儔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褒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孑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馬援爲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議者曰。伏波欲裹屍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未能忘骸耳。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兄興。欲封之。興固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宮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鄮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於其家。

樊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不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爲方劑而不能自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唐長孫皇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似遊龍。是開其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姜詩以順而水湧於舍側。王彭以哀而水湧于墓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湧于營中也。然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湧。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耶。唐子西作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謂矣。考史。伯宗乃耿廣之子。鮑昱比之蘇武。范曄擬之藺相如。蓋以其單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數萬之衆。感激奮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吏士楊水之餘。虜卽遁去。是揚斗升之水。勝數萬之師。吾是以知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天下豈有難爲之事。

先王之立禮。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甚矣制禮之難也。曹褒承詔議禮。宜廣集眞儒。法先王制度。而假

之歲月則猶不致大繆也褒計不出此不宗以古制而雜以五經讖記之說不正之羣儒而出于一人之手不磨以歲月而草創于一年之驟蓋不待見其書而已逆知其駁矣當時張馮等奏褒擅制漢禮破壞聖術宜加刑誅章帝以一藝目之不亦野哉朱晦菴謂曹褒奏所撰制度蓋不成之爲禮也陳寔吊權閹張讓之喪或謂善類多賴保全識者則訝寔此吊乃鄉愿也君子居亂世危行言孫郭泰近矣何必屈己以媚于人願一吊焉慰彼儌望之計則羣士之不吊者受禍慘也獨爲君子猶有恥又況獨爲媚世者乎或曰孔子見陽貨何如曰陽貨先孔子不得不見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楊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請罷邊兵且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毀泉臺則譏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罷邊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爲人臣皆如子山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好大喜功之域而班超傅育張紆關寵輩何以生事邊陲遺無窮之患哉然則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鳳凰黃龍並集作贊頌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竇后濁亂既殺宋氏兩貴人而幷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幷及無罪之梁竦是乖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天人感應之機瞭然矣有何德政而致鳳皇之畢集而改元章和哉子山何志慮不若何敞而爲此無稽之頌也

東漢良史吾必以班固爲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韓退之所謂凡爲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噫不然也孟堅之死獄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后三公主權勢浸淫盜干天柄滿而必溢天之道也而孟堅以文學之英爲幕府之客逮憲專權自恣既殺尚書郅壽槩恢又殺都鄉侯暢固阿隨不救而徒以典文章爲業夫以憲之爲人如此正李湛所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福張九齡所謂火盡灰冷必有凍烈之災也固博極羣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苕葦托巢以白芷漸滌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孰咎乎

和帝之時竇憲凶險驕橫卽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羣邪根據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若合符節可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尊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剪而閹人之政柄復移劉祖榮守會稽簡除苛煩專察非法及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叟齎百錢以送而寵選大錢受之若可謂循吏矣然寵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何也寵自桓帝時爲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得君不爲不久矣于時閹人假竊大柄誣陷良善寵獨不可申一喙乎豈寵以宦官之橫不敢言耶彼王甫規之論輸作獨不可申救乎陳蕃之諫校獵獨不可阻撓乎事之難者既噤而不敢言事之小者亦拙而不能言然則安在其爲三公哉吾謂劉寵卽胡廣之流乃小人之中庸者

郭林宗之爲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勸以出仕而彼不屑爲大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剴切之言爲

黨錮二百人之列而不指斥曹節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傲百氏蔑王侯奈何周旋京師汲汲以誘引士類爲務不有昧于韞匱善價之義哉夫國家之計食肉者已慮之久矣秦藿食而何預焉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息秦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秦雖嗟嘆之而卒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藏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雖然秦固不得爲有道之士也將不爲善人乎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劉長卿一見白樂天遂爲知己李賀一見韓昌黎遂振名聲古豪傑未有不得先達而能自奮躍者也

張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梁冀陷阱之計正如鄧隲使虞詡長朝歌事相類也然詡至朝歌而賊自散綱至廣陵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大有爲之才無往不利寧可以盤根錯節挫其鋒乎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兵法曰示形在彼而攻于此乃奇兵十出而九勝者也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大亂遂敗之此越

設疑以分吳師而致勝于筮澤也不特是耳漢初遣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襲安邑虜魏王豹此信之設奇滅魏而興漢亦一事也惟郭淮能料敵以不敗三國時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昔漢祚凌夷宦官用事宗社有綴旒之危宰相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斯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財求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然則卓之窮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于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仗義執言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之厚施王莽之下賢皆此類也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姦權攘國之故智也不然何伍瓊周毖袁隗皆以賢而殺之盧植皇甫嵩荀攸皆以賢而貶之乎未幾神資王充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母妻屠戮骨肉灰煙宜矣哉

世史作本紀乃所以明帝王相傳之統厭屬天下之人心非可有一毫假借于其間者故曰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統正于下而人道定舊唐書以正統與武氏歐陽修亦不改正焉何責于陳壽志三國帝魏者乎或曰混沌氏非太昊之佐也曷不糾之曰上古鴻荒正統之說未辨也予何追于開闢之後神黃之前哉春秋之法吳楚僭王猶夷之戰國高士仲連不肯帝秦唐明宗繼莊宗不書卽位止云稱帝況篡逆之人

不啻羿莽之流。在所必誅者也。可以正統予之乎。況曹操逆節當誅。出身微雜。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詳其本生。或云夏侯氏所出。故列傳夏侯氏與諸曹雜書之。亦微而章也。安可予之以承正統。凡天下混一爲正統。魏之時。江左猶存。未嘗混一。至晉而後吳亡。安得豫以大統與黃初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蓋公論也。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于國史。既而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附魏吳于下方。蕭常續後漢書亦是法也。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主設心已偏。言何足據哉。解之者曰。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操之爲魏。似不足深怪也。嗚呼。天下有常道。所以繩枉直。人心有眞性。所以通好惡。如其乘勢利便。無所不至者。君子屑予之乎。且魏武嘗自詭言。孤欲立功望封侯。作征西將軍。死題其墓道曰。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彼欲自方爲侯于漢。而壽顧帝之于魏何耶。冠履大分。豈淫凶之勢可奪。必如是。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

雍丘之役。臧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超敗死於雍丘。洪爲超故吏。感其恩。因怨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舉大事。其可得乎。迨晉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義之。無豈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槩是爲義。則前此若漢朱詡嘗爲董賢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王莽聞而惡之。以他罪殺詡。詡爲賢所比。自可誅也。後乎

此。若唐田承嗣。爲安史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爲義舉乎。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先是操還官渡。紹議攻黎陽。田豐疆諫。紹械繫之。於是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又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夫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而紹皆拒而不聽。則其心之相違也久矣。豐不能見幾韜晦。以及於禍。此韓非子所以爲說難也。

又曰。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玄宗思九齡於奔蜀。忠臣智士。爲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蓍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

論禰衡撾鼓事。曰。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衡之撾鼓。似不及也。

華嶠嘗云。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世世所貴。不及楊氏也。楊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由於奢僭。故紹術陰懷不軌。爲曹操所噬滅。操起微賤。其中心所忌。惟楊與袁耳。袁既被滅。楊獨無危乎。然彪之守正。操則無何者也。乃取其子修殺之。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及

四望通幰七香車驊騮馬。又遺其妻錢帛裘韐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閨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及考楊修與曹植最善。植有文字。每令修點正。想同時必有妬而讒之者。況操本有忌楊之心乎。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彪不當與之同朝可也。操目彪爲豪父。久欲甘心焉。未得其間耳。以故指其與袁術爲婚。終下之獄。賴孔融滿寵輩與之解釋。幸而得出。然猶自稱足攣。積十年不行。方始免禍。吁。亦危矣。

古人重天象。先王以南正仲司天。既而羲和掌之。命曰欽若。以見垂象之不敢忽也。夏仲康之世。尚書始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日食之戒。端于此矣。降是周幽王六年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古人于天象之變。必書朔與日。以示加謹。春秋之世。疇人猶有能得而書之者。君子已譏其占步之疎。迨戰國後。古曆廢壞。漢世推候。尚多可言。若南北史。則闊謬太甚。按自李延壽南北史不作諸志。後來之閱史者。遂以隋書上接晉書。然隋書諸志。南止及梁陳而不及宋齊。北止及齊周而不及元魏。而沈約蕭子顯魏收諸史。世所罕見。故宋齊魏之事。無由考焉。近世鄭漁仲作通志。號爲該洽。然其天文略所書日食。以梁武帝天監十年。上接宋恭帝元熙元年。蓋止以隋志之所有者書之。而更不考宋齊之事。疎略如此。又況梁陳兩代。日食凡十四。而隋志僅書其四。則隋志亦未爲詳盡也。今就帝紀中刷出所書日食。類而載之。南宋齊梁陳。北魏周齊隋。上承晉。下接唐。然後所載稍備。然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

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如南齊高帝建元二年卽北魏孝文太和五年是年日食南史書九月甲午朔北史書六月庚申朔之類夫縣象著明同此一宇宙也豈有食于北而不食于南之理如以爲陰雲不見則不書食然北史所書過倍南史之數豈南常陰翳而北常開霽乎又歲年之不合與年同而月異皆所不可曉者春秋日食不書日與晦朔猶以爲官失之今二史牴牾乃如此其爲官失也大矣

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然固有當食而不食出於曆法之外如唐開元盛際及宋朝中興以來淳熙三年元慶四年開禧嘉定等年皆有當虧而不虧邵雍云日當食而不食曆算之誤云先時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量不能不少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此說得之矣

王裒嵇紹二父皆死非命裒哀感終身不仕紹隨出宦寧微罔極之思乎聞康臨絕時謂紹山公在可無憂也紹以山公荐故出其亦父之遺命耶史以裒入孝友傳有以云

論鄧攸棄子事曰凡人不幸遭兵燹而人倫兩全惟魏之張範爲可與焉當時範子陵及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又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若攸之棄子令其自逃可也繫于樹何忍哉是其仁心已殘生理自絕後之無子乃天道也曷謂無知乎善乎莊子有以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此以天屬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攸寧無鬼譴乎

論淝水之戰曰師以左次爲難故齊桓伐楚次陘善之況僞却復進詭道之常符融麾軍却陣將欲俟晉兵半渡以擊取全勝也朱序謬呼于後曰秦軍敗矣軍遂奔退玄乃得以乘勝圖之秦軍退不可止是融以輕敵之心用無制之兵自取其敗然而融騎躓中矢玄亦有天幸致之非謝安帷幄所能策也

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迎降嵊嘆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侯景稱亂揚白華殺使者揩之于前永安侯確假射鳥圖之于後今張嵊復抗戰不屈一門就戮甘之如飴天乎胡不爲轟雷烈霆以護救之也

褚賁乃南康郡公淵之世子以僭讓弟蔡屏居墓下終身六朝之高潔者也賁之所存爲父淵失節故深藏遠引以自抗淵初與宋明帝在潛相善爲顧命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顧乃賣國佐逆甘心事齊淵本宋司空也史書齊以褚淵爲司空以之者深貶也沈文季嘗于坐次叱之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何點作齊書亦深詆之夫以曹馬之篡猶遲之歷年之久至劉裕代晉亦必南征北伐有功而後取今蕭道成取宋直以乘時攘竊近在旦夕之間視曹馬輩更不及淵以世臣之華胄王室之懿親不恤舅氏危亡顧受權奸嫗乳之恩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崛起之人曾無愧恥之心眞狗彘之不若者宜賁深以爲恥服除終身不仕幾諫不能行于膝前裕蠱聊以申于苫次若賁者眞可以洗刷貪

榮冒進之恥。匪特屯膏迷復者等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乎魏也。晉亡而陶潛卒書晉。心在乎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卒書唐。心在乎唐也。今貢雖遁伏于齊。當云宋隱士。以明不忘故國之思可也。

陳徐孝克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朝宴罷。見百官與衞王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怪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宴官文武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則後世帕裹餘食之類。豈始此歟。東方朔伏日懷肉。云歸遺細君。則漢晉間君臣宴享。已有徹歸事。亦朝廷侍臣下異數也。此禮明廷大宴臣僚。亦沿之。但未嘗名爲餉父母。恩雖渥而儀似褻。識者當自別也。

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守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聚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敝。

高熲此策。乃伍員肄楚之故智也。春秋時。吳子闔廬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敢任患。若爲三帥以肄焉。一帥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于吳師入郢。陳之無道。非楚勍敵。直可搗而殲之。

猶用此迭肆之法。善用兵者。愼重如此。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通自六世祖玄則以來。世傳儒業。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仁壽初。通方弱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以干文帝。不售。卷而講授河汾。大業間。召通蜀郡司戶。繼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隨卒。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道雖未弘。趣則大雅。值隋末之亂。無能知用。亦緣自處高亢。俗儒多妬。而名聲不著。隋史遂不爲立傳。探其抱負。若不首列儒林。次亦當居隱逸。而何獨遺之。卽其集中所載門人。多貞觀時名卿。其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建立。惟薛收在唐史有傳。然而陳無已云。禮樂俟仇程。推讓其門人如此。可以遡其源矣。唐初作隋史者。乃魏徵總裁。陳叔達秉筆。皆嘗遊于門牆。不爲立傳。以振師之道。至宋祁作唐書。每爲通追顯。散見于王勃王質傳中。而于王績傳稱述尤詳。曰績兄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于王勃傳。則曰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勃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攷之世系。勃乃通次子福畤之子。凝所生。四世相承者也。于王質傳亦稱五世祖通。爲隋大儒。夫唐書表揚王通。不一而足。隋史顧不之及。或疑唐初撰隋史者多同時人。忌其才。故抑之。迨越世之後。宋人爲唐書。追仰不已。因于諸傳屢言之。既揭爲隋末大儒。卽繼以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姑託之諸儒未斥其人也。宋史直指爲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傳遺王通。因慨房魏止欲保全功名。畏無忌之威焰。而沒其師之祥履。恐三代遺直不若是也。蓋無忌之忌王氏者。由王凝

之次子劇勃貶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故惡之而因抑王通無忌處貴戚享功名若有識者獨此一事令人疑憾當時陳叔達撰隋紀二十卷王績欲借觀且言吾黃城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耳不識陳之具稿時曾有通傳否愚固不爲通惜殊爲唐初掌青編者生嗤也

隋煬帝開河記云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爲信及遣麻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與留趙村之言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

楊廣之逆綱目既正其罪於前矣楊玄感者乃楊素之子素首畫謀逆與聞乎弒則玄感是爲逆黨今又舉兵向闕綱目亦書起兵正猶捕盜之法或其徒中自能告首亦與免罪行賞是也然則討賊如此其急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煬既書弒故凡羣盜反者皆書起兵其間有死節如御史游元將軍獨孤盛給事中許善心皆不得書死節蓋以其盡節於弒逆之人也至是上書宇文述擊玄感不以討書下書玄感敗死不書伏誅此可謂得春秋謹嚴之義矣

# 通史它石卷下

唐之天下。本太宗所有。當晉陽始事之日。高祖顧太宗曰。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高祖之天下。亦太宗奉於親而享之者。高祖初以建成爲太子何其誤耶。繼治之世。立長以從順。與王之世。立功以定爭。此不易之道。高祖不計與王之功。而謬以繼治之法處其家。致太宗不幸有事于玄武門也。使高祖如文王爲心。舍伯邑考而立武。建成法泰伯之德。甘遜以讓國。太宗取有庳之封。親愛以因心。豈不處之各得其當者乎。

衞涘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幷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涘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涘持挾鎗劍。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衞。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荆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祭。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其廟。題詩于壁。以序其事。詩云。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叶雨霏霏。嗚呼。始事功臣史氏不爲立傳者。不止一衞將軍也。閱許集拈出。

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云云。杜佑鄭樵輩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渡。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温入河。

洑地南出爲滎澤。又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濟濟。不言合於河。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溢出滎口者。初濟既入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河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洑濁。逆上之痾。以今諸水固不同情辟之。九夏辰風冷熱。亦各有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流。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者。未必盡然也。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惟中冷爲天下第一泉。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異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之水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亦本乎是。

廣記太白嘗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匹。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人。新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據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在天寶初。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

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亦云。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今將以何說爲是乎。予以臆斷之。則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注云。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僭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已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吁。詩意亦微

而顯者與。信如是。則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也耶。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惶幸蜀之詩。太白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辭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然則太白又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胡爲稱美蜀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曰此亦白代人之作也。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辯而自明矣。

唐中葉武事不競。監軍誤之也。韓昌黎續集有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監軍中貴。故爲公諱之。西水門亦公作記云。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成。其徒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內有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二句。諸本及石刻皆有此二句。閣本刪去之。蓋閣本公晚年所定。疑其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提學彭雲田嘗語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唐與元元年。太尉李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反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河東節度使馬燧

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璀入見。上以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璀亦自殺。

嗚呼。石演芬明於大義而不暱私恩。死之得其所。視丁建陽之養子呂布。李克用之養子存孝霄壤也。李璀密以父不軌告德宗。人倫有五。君臣爲大。從其倫之大者。忠也。但欠爲父伸理激亂之故。由盧杞讒妬使然。則忠孝兼之矣。已而從父以死。是也。當時有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子。歸其屍使收葬。得非德宗念璀乃爾耶。是詔當行於命馬燧行討之初。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此天討之餘恩也。璀雖得是命。直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璀之告父。特爲自免之策而已。與安慶緒相去無幾也。處人倫之變者。辨諸。

論韓愈平淮西碑曰。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于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非裴度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壯麗。足重國紀。愬娶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黨。故抑其文。或又疑李逢吉與裴初議不協。皇甫鎛忌韓愈陰毀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略。皆歸功于君上。不敢以元功自居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臨

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賸惜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己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云云落句曰願書萬本頒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伐叛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憲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于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署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時已有藩鎮兵事一日裴公騎驢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彼見吾龍鍾故相誚耳及裴爲右相始驗況裴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祚者云雞未肥雞去肉爲己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己酉乎已而時日果應

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自吐蕃寇西川韋皐與東蠻雨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卽復來寇靈武寇鹽

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宰相牛僧儒曰。吐蕃之地。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益。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愒天子。故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于無窮。朱子於綱目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温公之言。及以義利斷之。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卽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減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

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建武十一年馬成等破河地。遂平。武都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從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史。繕城郭。起塢堠。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僕王君長。光武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因攻大中祥符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襄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荊河。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卻之。必不復還其部。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叛。

宋寧宗嘉定七年。金濰州李全兵起。時因金主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道民。保砦除險。羣聚爲盜。時目爲紅襖賊。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此二事可爲待悉怛謀之法。當時不然。可怪也。

魯昭公欲逐三桓。顧自出居乾谿。漢獻不能制命。而從曹操遷許。唐昭宗憑李繼筠。幸鳳翔。又雖得梁解圍而出。唐遂亡。皆前事之鑑。

李懷光方在勤王。以解奉天之圍。乃先言吾破賊後。見天子。當劾盧杞之姦。遂被杞間。不及面君而陷怨

叛王彥章未及勝唐先自言俟吾破賊還誅姦臣致趙岩張漢傑等讒譖掩沒功獲陷之亡身皆機事不密之過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閔帝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弒從厚于衞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按傳云王弘贊遷唐閔帝于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贊之子檟往酖之閔帝不飲檟縊殺之云云閔帝之在衞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泰元年弒鄂王之下書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義之意也當時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庾義誠爲甚潞王之誅義誠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以少懲奸賊快于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又稍不同矣

吳徐知誥爲淮南帥以宋齊丘爲員外郎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可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絁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朝議諠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而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洪容齋隨筆云自兵興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

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一篇。上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云云。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云云。今之君子爲國。惟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于偏閨之臣乎。

歐陽公塞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匈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以待外寇。晉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爲耶律之壽。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幷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矣。李東陽云。金元相承二百載。慟哭衣冠化兜鍪。按金太宗天會二年。滅遼。至哀帝天興三年而亡。元太宗以甲午年滅金。至順帝二十七年而亡。相承共二百四十餘年。燕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元初爲燕京路。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爲大都路。卽順天府地。今有五鎭三邊。及西陲東海等處。五鎭遼東大同薊州偏頭等關。三邊卽延綏寧夏甘肅是也。西陲今陝西邊地。東海遼海也。大明一統志遼東延袤二千里。皆臨渤海。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故城以居。稱東京。金置遼陽府。元爲東京路。我朝洪武中改遼東都司。置二十五衞以備胡。然此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日者四百三十二年矣。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成祖文皇繼建都焉。中國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者。於是一還乎舊。此我祖宗之功。視古帝王所以爲獨盛也歟。

迂誕之士。使人敗國亡家。從昔有王元以大言誤隗囂以抗光武。乃謬爲大言曰。請以九泥爲大王東封

函谷關囂竟以反覆受誅。陳野人欲生擒周陽五。以取侯封。爲周德威所殺。景延廣又爲大言對契丹使喬瑩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它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契丹以此益怒。興兵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馳騎見德光于封丘。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前言。延廣乃服。以面伏地。不敢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引手扼吭而死。

人君卽位改元。常事爾。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及後世學士大夫。始謂孔子修春秋。書元年爲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蓋正始之謂也。自炎漢中葉。以建元紀年。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耳。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出帝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時。劉知遠爲北平王。因羣臣上牋勸進。卽皇帝位。稱天福十二年。晉高祖卽位改元爲天福。止八年而崩。出帝繼之。稱年開運。漢之卽位。雖晉出帝開運四年。乃上冒天福。稱爲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爾。至隱帝卽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且帝名承祐。年名德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本紀無譏。不能不致後世之惑也。若梁乾化鳳曆年號之訛。又未暇辨焉。通於曆數世紀者。自可推也。

觀韓熙載投李晟書。及諫南唐輕動兵以干中原。併陳覺監軍。豈淺識無爲者耶。其於居家諸妓妾。夫乃遇亂世以避禍。而放情自汙者乎。唐時士大夫以妓妾佐歌。乃其常態。李密之愛姬名雪兒。每見賓僚有

文章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白樂天燕子樓集序。徐州張尙書建封愛妾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白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尙書宴之。酒酣出盼盼以佐歌。樂天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司徒李愿歸洛陽。盛會朝士。出歌姬。御史分司杜牧指紫雲曰。可以見贈。諸姬皆回首。故杜牧吟詩有忽發狂言驚四座。滿堂紅粉一齊迴之句。熙載沿其舊習。夫亦廢中權者乎。古賢豪不遇於時求爲善全者。多不可以繩墨檢束之。

韓通家難之慘。或有說焉。先是世宗鑿南唐李景之使臣孫晟。問江南虛實。晟不答。世宗怒。亟召韓通收晟下獄。幷其從者二百人盡殺之。晟忠於唐者也。通閽門之禍。得非冥報乎。權勢所在者。不可不愼。

聖王之所愼者。莫大於受終正始。乃有天下者統緒相傳之要機也。黃炎世遠。不可以稽。觀堯之禪舜。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迨舜之禪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周書顧命一篇。成王之得正而終。康王之承統而善始。並可法也。自五代以來。此禮不講。率多苟且便安。致使治天下之大端。得以令終有俶者之或寡也。宋史于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不爲明言。以全母子兄弟宿諸之心盟。顧爲影響可疑之語。令後之好事者。紛紛多議。程敏政追論李燾長編有以也。謂燾刪潤湘山野錄。既陳檉附會涑水紀聞。致宋君授心盟之素定者。若爲倖舉反覆之態。既曰遙見燭影下。太宗有遜避之狀。繼以好爲之之語。夫遜避之狀。卽非攘奪之情。況屬遙見。則君臣兄弟密切之間。非羣臣所得參焉者。好爲之語。是誰屬垣而側聽者耶。野錄出於僧文瑩。不可盡信。紀聞乃司馬公二百年後所述。疑信之間。而人顧有附會之者。益來

多口。近世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而夏寅、丘濬並爲恕而辨之。如其無將之心。乃不赦之罪。不可輕以失入。亦不可輕以末減也。凡篡弒之來。皆先有媒孽。積漸所至。而禍發於臨機。遡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之恩。龍行虎步之讚。是何等友愛因心者。矧杜太后懲于周以幼主亡。故欲世有長君。猶吳壽夢意也。兄弟相傳之治命中心藏而遵行。太宗於太祖彌留之際。何不可忍。顧肯躁發如此乎。人皆以太祖無傳弟之遺命。遡其幸洛回京。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輔汝爲相也。此非傳弟之明命。何待大漸而復贅耶。或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駭人聽聞。然此語本爲王濛恩召德芳而發。桱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自相牴牾。不可合而爲一者也。或又以太祖崩後。不踰年改元。宋后喪不成服。廷美德昭。俱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然。太祖以開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仙。太宗以是月二十二日卽位。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切計嶺蜀之遠。詔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等。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元符二年。哲宗崩。徽宗卽位。給事中龔原上疏云。喪制大事。臣爲君服。未嘗改。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幷汾未下。兵革未弭。其服制權宜一時也。非故事也。意太宗卽位之初。以時有幷汾師旅。故以十二月改元。用昭國有長君可以懾敵。亦天下初定。不得已而然者耶。且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唐亦有然。按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卽位。改爲景雲元年。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德宗卽位。致爲永貞元年。則太宗亦因襲此誤耳。若宋后乃太祖第三后。太宗卽位。稱爲開寶皇后。迨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

慰。程敏政云。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若廷美德芳之死。似不可諱。然自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太祖時。太宗嘗爲之。太宗卽位。亦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皇子。德芳同平章事。與元尹。莫非親之欲其貴。不意後來之孽。傍作于人。太宗不能愼于徵而辨之早也。

人君舉動。務在萬全。費禕嘗言。無爲僥倖。決成敗于一舉。追惟景德澶淵之役。跡誠孤注。奚責王欽若之爲讒諂乎。晉明帝爲太子時。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夫內難之徵。猶不欲以太子師帥。況在夷狄外侮。顧以人君自將之耶。漢光武欲親征隗囂。光祿卿郭憲諫曰。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軨。然而光武中興英主。撥亂制勝。乃所優爲。臣下猶不欲其遠征。唐太宗比迹湯武。至於高麗之役。追思魏徵。不亦有創而感乎。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戰。長史張昭曰。陛下恃壯盛之氣。忽強暴之慮。三軍之衆。皆爲寒心。此乃偏將之事。非主將之宜也。權乃止。夫在三國季世之臣。猶寶愛其主。況一統之盛。而君顧輕動哉。夫前事之讎。後時之鑒也。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卽使全勝。不足以增軍威。設或少衄。適有以傷國體。恐禁中頗牧。不應若是之計左也。宣王中興之盛。止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越彤兵以示威。驅之出境而已。何嘗見玁狁與之交綏也。若準之強。其君以臨巨測之危。當時在羣僚皆駭聞。而欲退班以俟議。君上已創心而欲回宮以命師。準固要以止之。則朝著之間。人情囂竦。寧爲御駕所安者乎。至澶淵城南。亦可以爲形勢臨之矣。猶強之以渡河北。嗚呼。危哉。使時無張環一矢之力。撻覽之悍將不斃。則虜兵萬衆不卽沮退。眞宗孤軍。寧有

轉足之地乎。先時勸駕出征。準曰不過三日。可了此事。比在道命王旦馳還。爲東京留守。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蓋老成慮事。有難于言盡者。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噫。君臣之間。疑懼至此。準亦無策可矯爲大言以寬解。是誠注之孤也。詎知有金注乎。計實左矣。其幸而成功者。帝天之靈。祐助于宋。不遂中隕耳。未可爲萬世禦夷狄者法也。

明道先生嘗爲新法條例司官。伊川於行狀削之。殆欲爲明道諱也。不知古之豪傑。仕于濁朝。不卑小官。非以祿也。莫不有深意。卽如狄梁公仕爲周。心存復唐耳。孔子同魯人獵較。先簿正祭器。明道之不辭此官。得非欲藉是以轉移新法乎。事雖不竟。心則有然者。何諱乎。況安石亦欲以明道借重于新法。如漢之石顯託重于韋玄成、貢禹、唐之王伾收望于劉禹錫、柳宗元。而士人之處世。亦有圓機。不可以執一論也。

歐陽珣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授。知杭州鹽官。罷起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朝廷議三鎭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桌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懷媢迷國。反白遣公蒞割河朔地。曾深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勉爲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公祠堂記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巫楊公死燕山。忠襄陽公死金陵。死一爾。有二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誠死使命。歟。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

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矣。虜燄方熾。京師方急。三鎭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卽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歟。余曰。公得死尙可言。當崇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旣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耳。使公竟致使命。不死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死命在。吾爲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猶不愈于割地耶。云云。謹按國史。丙午之厄。崇圯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焉者三。一死于絳。一死于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勝之計以往。謂可追死于虜。然終不能追于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詬虜如奴。就刃如歸。公身死。虜亦氣死。等死一也。馨風穢聞。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懦夫骨已寒矣云云。解楊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從于夷。公一死不躁用于殿陛間。而用於幽朔。亦如舍介秘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邊朔沈勁之風。猶能鼓動于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

仁宗初年呂夷簡執政以私憾贊決于帝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百官諍之請伏閤奏對不可得俱貶仲淹出判睦州既而仲淹知開封上百官圖指序遷不次公私之異夷簡益怒加貶迫西夏兵旅孔棘夷簡假此遣仲淹欲中陷以死法而范老之名績更振初仲淹貶時余靖尹洙歐陽脩相繼爲言逮謫而高若訥則諂事夷簡者故當時有四賢一不肖詩傳播中外愚謂四賢未足以盡同時諸公先是孫沔爲仲淹亦貶富弼在河陽聞而嘆曰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回郭后亦當還仲淹則云六賢可也閻文應之罪不容誅史綱書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由文應爲夷簡內謂竟不追論其兇孽而薄責焉執政庇之曰郭氏卒猶云故后則其不當廢可見也瑤華宮之位不可復正呂夷簡之過不去自悛則文正公之恨胡可頓湔者耶歐陽脩作范公神道碑有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朋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碑文刻石則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讐嗚呼歐陽脩亦被呂謫于西蜀者流離數載顧稱二公終驩何也想當范公違世之日西事猶未寧輯國家多故呂公尚執政歐陽公將藉是以諷動之存大體耳非即能捐義憤也況云朋黨之論不止則善類被傷者無算二公詎能協衷乎且純仁之所不沒父仇者非爲先世榮辱之私乃君德皇母之故嘗自言區區愛君有懷不盡當知希文之目必不瞑于地下仇何可釋耶厥後司馬公涑水紀聞著呂之罪狀不爲末減廢郭后事于孔道輔傳中朱文公言行錄亦有然者伯恭兄弟造辨人云爲

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從己。則不能也。當知歐陽公于此亦非阿所好者。觀其文集載夷簡三疏。指斥切齒。且有未汙斧鉞之語。君何不悟。要之文正求忠于君后。而莫申其悃。純仁追孝於君親。而未滌其慙。歐陽亦欲弭縫于君臣朋友之交。而弗掩其實。莫非國體所繫之故也。又聞純仁在哲宗朝爲尚書右僕射。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歐陽公碑文得非純仁置往咎之謂乎。君子于小人每從厚如此。

洪皓持節不在蘇武之下。武歸漢。猶以爲屬國。登之雲臺。皓歸宋。不能重任。反聽讒陷。俾之卒于貶所。何以風勵臣節。世道可哀。

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瑮。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又聞熊伯幾云。初危太樸素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于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必。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鑑。

又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爲四家。且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美女簪花。喻揭而集爲漢廷老吏。序出。適揭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僕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

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咈然遂卽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祕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薩天錫常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猷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頗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談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溼猷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亦熊伯幾云云

文陞天祥之嗣子文文山集附錄丞相傳天祥別號文山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元至正十九年丞相以不屈死於燕京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都有欲官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代祀南海道卒其子富爲與文置丞陞以名家子而不知王裒不肯仕晉之義劉向之子歆顧翊贊新室荀攸之子彧帷幄曹瞞是皆先烈之玷惜也昔吳時李衡嘗以事侵瑯琊王休及

即位爲明帝。衡恐罪及。欲奔魏。其妻習氏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夫吳之視魏。特敵國耳。非若宋之于金。華夷辨也。陞何顏以見華人于生前。會祖父于死後乎。亦宗祐之不幸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汸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乎。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楊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在洪武初。被徵修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窮經之要。黃曰。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號鐵崖。淹貫經傳。雄于詩文。泰定李黼榜進士。由天台尹改錢清鹽場司令。提舉杭之四務。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調海鹽令。未任。見世亂。去而客錢塘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九于建德。劉敗。挈家東下。松江通守顧逖具舟楫迎之。遂寓松江。葺寮于百花潭上。顏其樓曰小蓬萊。據松之勝。超出埃壒。不啻眞在山雲氣中。先生晨興。披鶴氅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亭。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談大噱。或出桃核杯酌酒。半酣。取鐵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爲謫仙人也。嘗遊嘉定。爲邑尊密邑之碑。刻題咏多出其手。一日遊蟠龍江。夜眠普門寺。宿盜俟其亡。盡竊其所

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國初膺薦不仕而還詳鐵崖集嘗讀先生煮茶篇末有小童報曰凌霄芽熟矣大醒塵夢書當快意者此也所著有春秋大意透天關宋遼金三史正統辨史鉞史義拾遺麗則遺音古樂府行于世洪武庚戌卒年七十五葬天馬山小蓬壺貝瓊作記詹同有詩重刻鐵崖集陸松序

楊維禎爲海鹽州守未及任而隱于雲間予讀海鹽誌入于守令署中或謂楊公未嘗臨涖而妄怙戴之予曰禮于前毋之喪于異國者亦不減服茲可例怙恃之義也使車雖暌板授已定鹽民孔邇之思寧可以越世遐遺者耶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卒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否王儉議依禮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于天朝宜申禮敬又議云孫德祖笮樂陵遷陳留未入境陳留迎吏依娶婦有吉日齊哀吊云云朱子語錄南北朝是恁節而士夫間禮樂不廢今以楊公入誌乃依王儉之議禮朱子之語錄信可遵而不謬者禮有宜有權協諸此也

仇謙謙翁與胡比部仲崖公曾大父少豐府君同舉於鄉生平著述甚富通史它石一編貫穿二十一史靡弗捃摭則帙尤鉅焉翁沒後數十年書尚未顯茲樊父師搜采邑中文獻從翁曾孫孝廉君借得鈔本謀廣其傳吾師孝轅先生即比部公之孫以與翁世誼官任梓人役而力未克舉其全先摭取論著之尤瑋者都爲三卷行世元聞與觀盛舉亦率愚兄弟輩偕先生令子相如效讐訂之勞焉所愧三姓子孫我偏落魄難襄買梨之費祇詫掃葉之勤於先正非功於家門有靦爾三歎用題卷尾

天啓甲子三月三日年家子顧元聞。

元碩

元從

任仝識